



羅蘭巴特 哀悼日記

2011-10-02 王升含 文



1978. 11. 12

「昨晚，瑟伊（Seuil）出版社為我慶祝加入二十五週年。

很多朋友問——你開心嗎？——當然，很開心

（但是，我想念媽媽）。」

母親去世後一年，平時以理性、神經質著稱的二十世紀結構主義大師羅蘭·巴特（Roland Barthes）在小冊子上拈來真摯而脆弱的柔情。他悲慟、他哭泣、他哀號。他以一貫的書寫儀式，將無法斬斷的思念綑流，凝固成似拼圖般的語言模組，湊出日後的《哀悼日記》（*Journal de deuil*；英文：Mourning Journal）。



羅蘭·巴特對母親的依靠和愛戀從小養成。此圖為巴特與母親 *Henriette Barthes* 攝於他童年所生長的郁爾（Urt）。
（圖片來源／網路）

母親 是他在這世上的唯一支柱

書中的第一篇「日記」，寫於 1997 年 10 月 25 日，也就是巴特母親過世後的第二天，往後的一年多，巴特理首準備法蘭西學院《中性》（*Le Neutre*）課程，同時撰寫《很長一段時間，我早早就上床了》講稿，以及《明室·攝影札記》（*La Chambre claire*）。在背後支撐起這些紀念母親作品的意念的，就是每天因失去至親的悲痛集結成的細碎字句：

1977. 11. 11

難捱的一天。

愈來愈悲傷。

我哭了。

1977. 11. 12

今天——我的生日——我病了。

卻不能、也不需要告訴她了。

巴特自幼喪父，由母親撫養長大。母親包辦他的三餐、施予勤儉的生活教育，和每次提醒總是以灰黑為衣著風格的他，出門記得戴條色彩鮮艷的圍巾。母親過世前疾病纏身，巴特獨守在她身旁，以一種後來自詡為「照顧女兒」的細膩，服侍、陪伴終日靜躺在病榻上那具虛弱老邁的嬌小軀幹。她離去後的白晝，巴特極力在他位於巴黎的公寓裡，保持母親生前所建立的秩序（植物、傢俱擺設，和一天的作息），以見證她「不存在的存在」；但每當夜鶯高歌，夢就被母親死前的苦痛所編織、蛻變成巴特自己脆弱的神經。

巴黎未免觸景傷情，所以他旅行。但離開了巴黎卻又等於離開了母親，於是，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-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

-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

總編輯的話 / 郭穎慈



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。頭題〈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〉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走，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。

本期頭題王 / 洪詩宸



嗨，我是詩宸。雖然個子很小，但是很好動，常常靜不下來。興趣是看各式各樣的小說，和拿著相機四處拍，四處旅行。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動，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。覺得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，每個快門的...

本期疾速王 / 吳建勳



大家好，我是吳建勳，淡水人，喜歡看電影、聽音樂跟拍照，嚮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本期熱門排行



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
洪詩宸 / 人物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陳思寧 / 照片故事



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
許翔 / 人物



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
劉雨婕 / 人物

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張婷芳 / 人物

1978. 7. 24 梅烏拉 (Mehioula)

在 M 的最後一天。

清晨。陽光。一隻鳥，歌聲特別、富文學性，

鄉下的聲音（一種馬達聲），及敬、安詳、沒有任何侵擾。

然而，就在這純淨的空氣中，

想到媽媽的聲音：「我的兒！我的兒！」，

讓我泣不成聲，心如刀割（我還沒能跟任何人說過）。

身為思想家、作家、授課者，巴特的生活社交圈不乏倜儻的文藝同好，但他卻發現單是靠著周旋於紅酒、煙斗和朋友的談吐之間，並無法抒發悲嘆。他羞於向仍在運轉的世界告解內心巨擎的孤獨，和對重回母親身邊的渴望，於是只能在每次曲終人散後回到家中，用鋼筆的尖頭對著白紙，刻下滴滴似血的淚泣思念。



「巴特習慣用鋼筆，有時是鉛筆，寫在一切為四的標準紙張上。

工作檯上，永遠都置放一些備用。」——本書編者娜塔莉·雷潔 (Natalie Léger)。

(圖片來源/網路)

真摯的情感 絕非商業化下的產物

《哀悼日記》由巴特的弟弟米歇 (Michel Salzado) 於2009年，將其追念母親的隨筆札記整理成冊，並交託瑟伊出版社印製。因為不是巴特意料中的出版品，本書的編排由「當代出版記憶研究院」(IMEC, Institut Mémoires de l'édition contemporaine) 副主任娜塔莉·雷潔 (Natalie Léger) 和編輯群全權負責。330 張小紙片構成的札記，由日期先後排序躍然紙上。跳動的，不是巴特平日看似紛亂實為充滿哲理的評論，而是某種穿透時空的赤裸，在頁和頁、紙漿的纖維之間，滲出能即時渲染讀者的哀慟。

《哀悼日記》中文版的呈現，得歸功現任教於淡江大學法文系劉俐副教授的翻譯。她以簡潔、雋永、高敏銳度的中文辭彙，將概念性強、時態嚴謹的法文，以理性的浪漫，轉換堆砌成兼具古典造詣與現代感的詩篇。全書鮮見冗詞贅字，若去除原文附解和貼心的註釋，幾乎不會察覺兩個本質相差甚大的語言鴻溝。

1979. 6. 18 希臘歸來

媽媽過世後，我的生命中無法再有回憶。

昏濁無光，沒有「我記得……」那種令人心顫的光量。

本書之內文雖無起承轉合，但一氣呵成讀來，卻可隱約感到二十世紀美國藝評家格林伯格 (Clement Greenberg) 著重平面性之一的「延伸」，一種巴特所謂「不可逆轉」的痛楚。若將書本攤開碾平，彷彿可看到好幾條交錯縱衡、顫抖著的線條（分別是：媽媽再也不會回來了、內心世界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崩潰瓦解、近日不斷受悲傷箝制的寫作、超出理智負荷的想念，和永無止盡的恐懼），往不同的方像蔓延，直至超越世界的盡頭。



雖是隨筆，但巴特特殊的書寫儀式及習慣，卻讓本書讀來及富張力—

一種悲傷深入人心並且不在褪去的恐懼。(圖片來源/網路)

撇開閱讀經驗帶來的情懷，巴特不論是在《敘事結構分析概論》中對文學論述形式化的發掘、《

作者已死」裡強調創作者在自身作品裡的缺席地位、《S/Z》中對具質文本「可逆轉」的定義，都被《哀悼日記》顛覆。有人嘗試把《哀悼日記》擬為巴特獻給母親的《戀人絮語》（*Fragments d'un discours amoureux*），試圖把《哀》作時段巴特正式對外的作品看作是《戀》一書的對照及起源——《少年維特的煩惱》（*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*），但這種只因巴特對母親近乎伊底帕斯情結的眷戀，化解為某種異性之間的愛情的想法，不免過於天真。事實上，巴特在這些原本沒想到竟會公諸於世的札記中，不斷強調自己是為了榮譽母親而寫。

1979. 3. 29

我毫不在意死後的名聲，並不期望
死後別人還讀我的書（除非顧慮 M. 的財務狀況）。
我完全可以接受徹底從世界消失，
不想又「紀念碑」——但我不能忍受媽媽遭此待遇。
（也許因為她沒有寫作品，
對她的記憶完全要靠我了。）

失去母親 但不能失去對母親的記憶

巴特賦予文學社會、神學、美學和道德上的使命，認為一名作者與其尋找和讀者的互動，更應在作品中銷聲匿跡，但卻在母親過世後的六個月表示：「在所有我寫的東西裡，都有媽媽。」對母親缺席的惆悵一覽無遺。也或許，以他自己樹立的文學規範檢視此作有失公平，畢竟如同巴特生前長期負責出版事宜的好友華勒（*François Wahl*）所稱，這本書的問世是對巴特私人情感領域侵入性的踐踏，是以冷酷嚴謹的學術專業，套牢一名深情男子失去母親的綿密哀慟。

雖是如此，我們卻可從多筆收錄於書中的日記，嗅到巴特體內蠢蠢欲動的理性因子和感懷母親純粹情感上的拉鋸。巴特終夜長開的眼，不只是為了報答平生未展眉的母親，更在審視自己多樣正在進行的紀念母親之作，是否對他和母親都是有意義的。巴特擁護心理分析，卻落入被分析的對向；唯一不同於他者的，是他靠著書寫，從根本的難過出發，以近乎絕望的鼻息掠過哲思的草原。他沒有要在綠油油的草坪上辦派對迎接任何人，只是任由綠草更綠、紅花更紅地生長，然後再回頭，嚥下腐蝕性的，對世上其他母親健在、成雙成對、不必忍受孤獨的人的嫉妒。

1978. 6. 24

內化的喪傷，幾乎看不到任何癥兆。
這是絕對內話的完成。所有文明的社會都將喪傷的外在形式加以規範、體制化。而我們的社會否定喪傷，所以顯得尷尬。

1977. 11. 10

缺席不在是抽象的，這讓我吃驚；
然而它又是炙熱、揪心的。
我因而更了解抽象：
它是不在和痛苦，不在的痛苦——
可能因此是愛？

可能因此是愛？巴特問道。但他沒有解答。他只知道母親走了，而他無時無刻想念著她，可能是眾人聚會時，可能是在北非旅行時，可能是在巴黎授課時，或是在他們以前共想的公寓裡來回踱步，難過到咬牙切齒地只想痛哭流涕時。



巴特一直在北非有帶狀的講課邀請，也常想藉由旅行散心；

但他發現一踏上旅途，就想吵著說「我要回家」，只是家裡母親的溫馨早已蕩然無存。

況且，一人在外意味著與母親分開，因為「媽媽只存在於最私密的日常生活之中。」

（圖片來源／網路）

世界並不因個人的傷悲改變

《哀悼日記》說穿了，就是一部零散卻令人鼻酸的弔祭文。文章動人，因這不是巴特計劃中的出

版，方能真情流露。當巴特因喪母，而感到世界的架構和行走步調逐漸失去一切意義，世界並沒有因此改變。而這些變與不變、心境的潰爛或堅強、面對或不面對的組合，成了該書最宏亮（或許也是唯一）的特點。本書傑出之處，並非特意的抒情或理性；頂多只能說這是巴特可看性最高，也最貼近讀者之作。他一面寫著，一面感嘆其獨特屬性：

1977. 11. 22

這些札記之驚人，

在於寫的人萬念俱灰，卻理智清明。

這份獨特，揉雜了詩人的浪漫、哲學的辯證、思考者的邏輯，和某些若隱若現漫不經心的脆弱。巴特終身未娶，亦無子嗣，他沒有想過要流傳下的遺產，卻藉著《哀悼日記》的發行公諸於世，於一個過分在意八卦、暴力和色情的世界。骯髒世界裡的人們或許讀了《哀悼日記》，更有可能沒有讀，但巴特在意的並不是這些。他單純想以《攝影——媽媽》、《新生》、《Délibération》做為母親生命記憶的載體，想像自己有一天晚上，或許可以再度夢到

1977. 11. 4

她躺著，全無病容，

還是穿著她那件大賣場買的粉紅色睡衣.....

然後，他可以終於在時間的洪流和韓德爾賽彌勒的男低音詠嘆調下（Semele〔第三樂章〕），將自己隱身。直到三年後自己遇上車禍，拒絕治療，同樣，躺在病榻上，逐漸凋零。（世界依舊運行。）



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

活出自我「不留白」，小麥膚色的宣言。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


資深配音員蔣篤慧，娓娓道來身為臺灣配音員的酸甜苦辣。

▲TOP

關於喀報 聯絡我們

© 2007-2014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.

Powered by  DODO v4.0